



松
鷹
著

死亡日记本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死亡日记本

松 鹰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日记本 / 松鹰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7.10

ISBN 978-7-5411-4775-3

I. ①死… II. ①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3496号

SIWANGRIJIBEN

死亡日记本

松 鹰 著

责任编辑 金炆湙 彭 炜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周 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7.25 字 数 170 千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75-3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目录

引 子 /001

第一章 康妮妹妹 /002

第二章 石牛对石鼓 /015

第三章 丽人天赐 /036

第四章 民间学者 /047

第五章 影视大鳄 /060

第六章 车祸 /072

第七章 寻踪觅迹 /097

第八章 江口古战场 /111

第九章 奇异的忍冬花 /125

第十章 银锭！银锭！ /137

第十一章 追捕 /158

第十二章 最后的震撼 /183

尾 声 /222

引 子

我多么怀念十八岁生日那天啊！那天我穿件粉色连衣裙，头上戴顶玫瑰花冠，就像个公主。康鹏、石天柱和屠国强都来庆贺，三个人当时刚考上我父亲的研究生，一个个意气风发，喜气洋洋。

他们每人都带来了礼物：康鹏带来了可爱的小莱茜；石天柱送的歌碟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；屠国强送了一盒金帝牌巧克力……

如今，他们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有的去了天国，有的下了地狱。那一段铭心刻骨的幸福时光一去不复返……

第一章 康妮妹妹

1

这个夏日的上午，一个模样清纯的陌生女孩来拜访聂风。她的出现像一抹阳光，给聂家带来了惊喜。

聂风的姥姥，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推理小说迷。老人家闲得无聊时，就坐在大客厅阳台的藤椅上，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惬意地看书。窗台上沏着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，她一边品着香茗，一边窥测着人世间扑朔迷离的真相。

老人家最喜欢的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诸如《无人生还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阳光下的罪恶》什么的。有一天小保姆小菊好奇地问：“姥姥，这个老太婆写的书有啥子看头嘛？”“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”姥姥莞尔一笑说，“书里一定会有神秘的谋杀发生。”

“神秘的谋杀？好吓人哦！”小菊吐了吐舌头。

“姥姥，你很有眼光呀！”聂风凑趣道。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可是世界推理小说女王哟。”

“真的吗？她的名头有这么大呀。”

“世界公认有三大推理小说巨匠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老太太

名列第一，第二位是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·道尔，第三位是日本的推理大师松本清张。”

“怪不得呢。”姥姥点头称道。

大约是受聂风的话影响，过了一阵子，老人家迷上了日本的推理小说。这个周末的上午，姥姥照例坐在客厅阳台上看书。窗外绿荫掩映，沐浴着阳光。

小菊沏好茉莉花茶，给老人家端过来。

“姥姥，您请喝茶。”她恭敬地说。

“谢谢。”姥姥示意她把茶杯放在窗台上。

“姥姥，今天看的是啥子书？”小菊好奇地问。

姥姥合上封面，给她过目。铁灰色精装封面上，一串竖排的书名，白色字体里跃出一个红色“X”字。

小菊念道：“‘嫌疑人叉叉的献身’……”

坐在旁边沙发上看报的聂风笑起来：“啥子‘嫌疑人叉叉’哦！是‘嫌疑人X’。”

“哦，是‘嫌疑人爱克斯’呀。”小菊不好意思，笑了。

“好不好看嘛？”她问姥姥。

“挺不错。写得有点人情味。”老人家评价。

“你的眼光真犀利啊！姥姥。”聂风夸奖老人家。“这本书是东野圭吾的代表作。”姥姥受到夸奖，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，一头白发仿佛也焕发出光辉。

“东野鬼屋，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。”小菊附和道。

“大名鼎鼎的日本推理天王，松本清张的关门弟子。他的小说《白夜行》《放学后》《神探伽利略》什么的，都是超级畅销书，如今红遍了整个亚洲……”

“哦，对了，就是这个东野鬼屋。我的表弟也是他的超级

粉丝。”

“是‘东野圭吾’，不是‘东野鬼屋’。”聂风纠正她。小菊“嘿嘿”地笑起来。

大家正谈笑间，趴在吧台上的那只黑白条纹的美短猫，突然跳下来像闪电般“嗖”地奔到门口，一跃飞上玄关，喵喵地叫唤了两声。每次门外有动静，都逃不过它的耳朵。

“聂大哥，是不是送外卖的来了？”小菊问。

“又想吃必胜客啦？”聂风打趣道。“今天可没叫外卖。”

“准是来客人了。”姥姥的话刚落，果然门铃声响了起来。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“来啦！”小菊应声前去开门。

厚重的红橡木门打开来。只见门外站着一位模样清秀的姑娘，身穿牛仔背带短裤、白色短袖T恤，头戴一顶碎花棒球帽。打扮朴素，但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

“请问，聂风记者住这里吗？”她开口问，语气礼貌又有点拘谨。

“聂大哥，有人找你！”小菊扭头，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鬼丫头，大声喊什么哟！”聂风凶了她一句。

姥姥闻声站起来，看见客人，两眼笑成了一条线。

“小菊，快请人家进来坐嘛！”她说。

“谢谢！”姑娘进来，在客厅的沙发款款坐下。她的五官端正，面目清纯，偶尔一笑，露出一颗背背牙，让人感到神态里带着一点稚气。

“你就是聂风老师吧？”她盯着聂风的脸，口气崇拜地问。

“是的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”聂风笑着温和地问道。他身穿军绿色户外多袋裤、黑色圆领T恤，皮肤黧黑，一副运动员体格。

“我叫康妮，是西部传媒学院大三学生。”女孩自我介绍。
“我读过您的好多报道，是您的超级粉丝。”

聂风向小菊做了个滑稽表情，那意思仿佛说：“又是一个‘超级粉丝’！”

“是真的。”康妮解释说，“您的《一个民族之痛的反省——悲情杏花雨》，还有《一个悲剧人物的悲剧——“颠倒歌”童谣杀人事件》，是我们传媒学院新闻系学生必读的范文。”

“我听说了。这得感谢你们院长的厚爱和抬举。”聂风说。
康妮难以掩饰第一眼见到聂风时的惊讶，不觉脱口说道：

“聂风老师，您的样子真的很像古天乐呐！”

“是吗？我像那个又黑又瘦的家伙！”聂风调侃了一句。

“都说我们家聂风比古天乐还帅哩！”姥姥笑咪咪地插话。

“姥姥，你又踏削我了！”聂风嚷道。“踏削”是四川话，原意有“贬低”之意。聂风这里显然说的是反话。

小菊给康妮端来一杯奶茶。康妮道过谢。小菊偷瞄了一眼她的表情，然后给聂风扮了个怪相。那只黑白条纹猫漫步走过来，姿势优雅，对客人熟视无睹。

康妮说：“这猫咪有点漂亮！”

聂风介绍：“它叫麒麟公子，小名闪电，是只美国短毛猫。”麒麟公子仿佛听得懂主人的话，轻盈地一纵身跳上吧台。

“我听说你养了一只卷毛狗，名叫雅虎。”康妮说。

“哦，这你也打听到了。”聂风笑。“雅虎是它的小名，大名叫比尔·盖茨。”

“真是大名鼎鼎哟！”康妮笑起来，露出一颗背背牙。聂风告诉她，雅虎前不久被警局招募去，当了缉毒犬。

“哦，比比尔·盖茨还厉害！”康妮说了句俏皮话。

康妮的来访，不知不觉改变了客厅里的气氛。但她的模样仍然有些拘谨，身子坐得笔直，双手一直放在膝上。聂风从她微妙的举止觉察到，这个大三女学生今天来访一定有事求自己。

“说说吧，今天来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？”聂风问她。

康妮听到这话，表情就像遇到了救星。

“你俩慢慢聊。”姥姥见状，叮嘱了一句，示意小菊一起离开。

“谢谢姥姥。”康妮目送着她俩退席。

她调整了一下情绪，然后郑重地说：“是我哥失踪的事。”

“喔。”聂风点头，鼓励她说下去。

康妮急切地对聂风说：“我想请聂风老师帮忙调查。”

“你哥叫什么名字？失踪多久了？”聂风问。

“我哥叫康鹏，是C大历史系的研究生，失踪八年了。”康妮回答，她的眸子里透着哀伤。

聂风有些意外。

“都失踪八年了！警方是什么结论？”

“警方一直没有结论。”康妮表情无奈，悲哀地说。“我母亲因为伤心过度，为哥哥失踪的事大病了一场……”

聂风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：“又是一个替哥哥出头的妹妹！”

他想起空瓶子酒吧里的那个蓝衣女孩、钱笑天的妹妹。为了替跳楼的副教授哥哥申冤，也曾请求聂风帮忙调查。聂风几经曲折，最后总算查出了那座白色巨塔里的黑幕（见松鹰长篇推理小说《空瓶子密码》）。

但是钱笑天的案子是“热案”，当时案发不到一个月。而康妮哥哥失踪的事，时间已过了这么久，查清的希望太渺茫了。

聂风打算回绝她。

“恕我直言。都过了八年了，恐怕很难。”但他尽量把话说得婉转些。

“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。”康妮两眼直视着他，执拗地说。

“可是最近我发现了我哥失踪得很蹊跷……”

“有什么蹊跷？”这句话引起了聂风的注意。

康妮从背上脱下牛仔背包，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个灰皮软封面记事本。她郑重其事地递给聂风。

“上个月搬家我清理哥的旧物时，偶然发现了这本日记。”

聂风接过日记本，翻了翻。这是一本普通的记事本，巴掌大小，上面记着一些野外考察的记录。潦草的文字，简略的地形图，旁边还标着一些符号。

在日记的最后一页，记着康鹏和石天柱、小屠三人准备第二次去彭山江口镇考察的情况。只有寥寥数语，但似乎在暗示什么。

8月22日午夜

明天我们准备再去江口镇探寻沉银。说不定这次会有重大发现。但愿我给天赐带回惊喜和宝贝礼物啊！

半月前第一次去江口镇时，小屠和我一起走的沿江路线；石天柱独来独往，走的是石龙沟方向。天柱这小子心思缜密，计划周全，雄心勃勃的，不料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我们虽然也铩羽而归，但所幸在梅家渡遇到一位名叫曹长明的

老者，慈眉善目，一见如故。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，并叮嘱：“天机不可外泄！”莫非我们遇到了贵人指点？小屠说，宁愿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从江口镇回来后，石天柱似乎有些察觉，几次向我们打听梅家渡的情况，但始终不得要领。抱歉，我们必须信守对老人的承诺。

明天一早，我们三人将启程再次去江口镇。我和小屠决定直奔芦花洲，去寻找那神秘的指示物……石天柱说，他的目标仍然是石龙沟。

日记到此结束。江口镇、沉银、梅家渡……

聂风的目光从日记本里抬起，陷入沉思。

这是康妮哥哥康鹏最后的绝笔。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呢？

聂风隐约觉得，康鹏仿佛有意在字里行间留下什么信息。当时他也许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要告诉天赐。至少有“立此存照”的意思。但那是什么信息呢……

“这个天赐是谁？”聂风问康妮。

“是我哥的女朋友，我喊她天赐姐。”康妮回答。

“石天柱和小屠呢？”

“都是我哥的研究生同学，小屠名叫屠国强。”

聂风点了点头。

“你哥他们第二次去江口镇，是哪一天？”聂风再问康妮。

“就在第二天，8月23号。”康妮回答，“天赐姐带我一起去新南门汽车站送的行。当时我只有十二岁。”

康妮说，她至今还记得康鹏在车窗里笑着向她们挥手的情景。

但是两天后，也就是8月25号，只见到天柱哥和小屠哥回来，两人一脸疲惫，满身的泥泞，就像从战场上逃回来的人。据

他们说，到了江口镇就和康鹏分开走了。石天柱去了石龙沟。小屠临时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大家约定第二天中午在合江亭会合。可是等了一夜都不见康鹏的影子。那天晚上江口镇下了一场暴雨。第二天他们报了警。江口镇派出所派人沿江搜寻，但没有找到康鹏的任何踪迹，在岷江下游只发现了一具流浪汉的尸体。

“野外探险其实有很多变数。气候突变，暴风骤雨，说不定你哥当时迷路了，后来遭到了什么意外……”聂风安慰她道。

“小屠哥和天柱哥带回我哥失踪的消息后，我爸和我妈异常焦虑不安。C大校方也非常重视，专门组织了救援队赶到江口，进行了几次搜寻，但也没有找到我哥的下落。”康妮说。

“我哥就这样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”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聂风递给她一张纸巾。康妮接过来，擦了擦眼睛。

她的眼神悲哀，含着期待。

聂风用手指敲了敲面前的日记本，对康妮说：“你哥的失踪的确有些蹊跷。”

康妮说：“我不明白的是：天柱哥为什么要打听梅家渡呢？……还有，我哥日记里写的是第二天要和小屠哥一起去梅家渡，为什么小屠哥说他临时去了另一个地方？”

“你是说，石天柱和屠国强两人都可能说了假话？”聂风确认她话里的意思。

“我不确定。”康妮说。

“为什么这样想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……”康妮说，“其实他们两个对我都很好。”

聂风若有所思。第二次江口行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是最大的疑窦。事情过去了八年，要想查明三个人当时的行踪非常困难……

聂风问康妮：“你哥哥和屠国强、石天柱两人的关系怎么样？”

“关系很好。”康妮告诉聂风。“他们三人是同门师兄弟，都是C大历史系南晓明教授的研究生。”

“是名师的三个高徒啊！”聂风听说过南晓明教授，是全国知名的巴蜀文化专家，学识渊博，著述颇丰。

“小屠哥是陕西人，山里的孩子，家里比较穷，但学习很刻苦，他考上南教授研究生很不容易。他很崇拜我哥，我哥平日也挺照顾他。两个人睡上下铺，是铁哥们。”康妮解释说。

“其实我对小屠哥印象很好。他是个矮个子，模样憨厚。说话粗鲁，爱开玩笑。不过现在回过头看，总觉得，他的笑容背后藏着什么。”

“天柱哥是重庆人，戴副眼镜，喜欢音乐，仪表堂堂，人有点清高。听哥说他是重庆大学的高才生，很优秀，和哥的关系应该不错，祖父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水利专家……”

康妮说到这里，停了片刻，接下来说了一句：“不过，好像他一直暗中在和我哥较劲。而且……他也喜欢天赐姐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聂风很留意她最后一句话。

“我看出来的。不过天赐姐好像对他若即若离的。”康妮说。

“这就是说，无论在学业上，或是在感情上，石天柱都可能是你哥的竞争者哦？”聂风望着她略带稚气的瓜子脸。

康妮不语。

“这个日记本的事，你还对谁说起过？”聂风问她。

“我给天赐姐看过，说了我的疑惑。”

“她的反应怎么样？”

“好像有些触动，但她没有正面回应我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有些触动？”

“她看到日记的最后一页时，手指直抖。”康妮说。

“唔。”聂风似乎会意。

“聂风老师，你愿意出面调查这件事吗？”康妮恳求道。

“你为什么找我呢？”聂风好奇地问。

“我听我们院长说，您是《西部阳光》的首席记者，帮警方破过许多大案要案。我想，只要你肯出面，就有希望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传媒学院的谢院长是《西部阳光》杂志吴总编的老朋友，对聂风颇为赏识。

“你们谢院长太抬举我了。我的确协助警方破过一些案子，记者的天职也是揭示真相嘛。”聂风直言道。“不过我是配角，功劳永远属于英勇的刑警！”

康妮眼巴巴地盯着聂风，期望他答应自己的请求。她一直保持着笔直的坐姿，双手放在膝上，那模样就像课堂上一个规矩的小学生。但她的神态，却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劲头。

4

“喝点奶茶吧，都快凉了。”聂风示意康妮。

“谢谢！”康妮有点不好意思。她端起奶茶，抿了一口。

聂风问她：“当时你哥他们三人去江口镇，是寻什么宝？”

“具体我不是很清楚，据说是寻找张献忠的藏银……”

“张献忠藏银？那是三百多年前的传说了……”聂风心头一震。

张献忠这个名字，在四川几乎尽人皆知。张献忠是陕西延安府人，出身贫苦，当过捕快，性格桀骜不驯，野史说他“阴谋多狡”。明崇祯年间，张献忠率领农民军起义，号称“西营八大王”，1644年入蜀，在成都称帝，建立大西政权。两年后张献忠兵败逃离成都，在西充凤凰山意外身亡，大西帝国随之灭亡。但张献忠聚敛的巨额财富，却从此不知去向。民间传说张献忠在撤出成都前，做了一件诡异的事。他派人在锦江筑起高堤，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大坑，把他掠夺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，再重新决堤放水，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。事后参加藏宝的人全部被张献忠杀了灭口。

聂风不解的是，康鹏他们寻宝的地点并不是锦江。

“你哥他们为什么会去江口镇呢？”聂风问康妮。江口镇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，属于彭山县，距成都有六十多公里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康妮说。

“他们第二次到江口镇，究竟找到藏银没有？”

“听小屠哥和天柱哥说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”

“这倒可能是真的。”聂风沉吟道。“张献忠藏银的‘迷咒’蛊惑了世人三百多年，就那么容易破解吗？”

聂风思忖了一下，对康妮说：

“能把你哥的日记本留下来吗？”

“您同意调查啦！”康妮有点激动。

“我试试吧。”聂风尽可能低调地说，“不过你不要寄太大的希望。”

一方面聂风是被康妮的心诚感动了；另一方面是张献忠藏银

这个神秘的题目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“谢谢您了，聂风老师！”康妮喜形于色，非常兴奋。

看见康妮的表情，聂风担心她期望值过大，补充了一句：“不过时间隔得太久了，很可能不会有结果。你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康妮点头，“但我相信您。”

康妮留下哥哥康鹏的日记本，起身告辞。

“这闺女，多坐一会儿哦！”姥姥闻声出来，挽留她。

“不啦，姥姥。”

“那常来玩哦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康妮妹妹，我们姥姥特别喜欢你。”小菊打趣道。

送走康妮后，聂风拿起座机的话筒，向吴总报告了情况。

“八年前的旧案啊！事情已过去这么久了……”吴总的口气迟疑。

“张献忠的藏银之谜，可是大热点哦！上个月《S市商报》还发过一篇探秘文章。据说张献忠死后留下了几千万两的白银，三百多年来有无数人寻宝，但至今都没有找到……”聂风极力鼓动。

“这我知道。不过张献忠藏银的传说，历来扑朔迷离，似是而非。我们《西部阳光》不搞那些捕风捉影的报道。”老报头很坚持原则。

“我想先从康妮提供的线索做点调查，看看有没有新闻价值？”聂风向吴总解释。“然后再决定是否做跟踪报道。”

“你有多大把握？”吴总问。

“不管有没有把握，我都想全力查查康鹏离奇失踪这个事……”聂风执意回答。他眼前闪过康妮眼里期待的目光。

“好吧。你先做些外围采访，再待机深入调查。”